



三地門鄉の觀光發展の過程と契機—モーラコット台風災害後の徳文村觀光の経験から  
 The Experience of Promoting Tourism in Typhoon Morakot Post-Disaster Tjukuvulj Community, Sandimen Township  
 文・圖—陳堯（政治大學民族學系碩士生）

## 三地門鄉觀光發展歷程與契機 — 徳文村莫拉克災後觀光經驗淺談

排灣族、魯凱族 ▼

**屏東縣** 三地門鄉東鄰霧台鄉，西鄰高雄市茂林區，地處山地與平原的交界，海拔在100-2159公尺之間，屬熱帶季風氣候。因地理位置、高度與地形的因素，造就了鄉內地景與生態資源的多樣化，著名景點有海神宮、蝴蝶谷、尾寮山、觀望山等，不勝枚舉。

日本時代此地屬高雄縣屏東區署，國民政府時期則改稱三地鄉，並由屏東縣管轄，1993年更名為三地門鄉。轄內有10個村落：大社、徳文、達來、三地、賽嘉、口社、安坡、馬兒、青山、青葉，行政中心、衛生體系和主要公共建設皆在三地村。族群分布上，僅青葉村是以魯凱族為多數的村落，其他村落皆以排灣族的Vuculj系統與Ravalj系統人口為主。其中，又因村落形成與遷移脈絡，而在同一村裡可見不同族群、系統共存的現象，除了代表不同村落與鄰近鄉里的歷史互動傾向，更凸顯三地門鄉人文生態的價值性和特殊性。

### 三地門鄉的觀光發展歷程：找回在地的詮釋權

位於台24線上的三地門鄉，除了蘊含豐富的族群文化與生態風貌，又為通往鄰近鄉鎮的中介點，故具備串聯周遭觀光資源的優勢，1980年代便成為台灣原住民族地區指標的旅遊重鎮。三地門鄉四通八達，若沿台24線而上，可連結霧台鄉岩板巷、古川大橋等景點；或是向南往瑪家鄉境內的原住民族文化園區，及其境內的涼山、排灣、禮納里等部落；若沿185縣道，可走訪山腳六村的賽嘉村至青山村，甚至將行程幅員拉至高雄的茂林區、寶山區等地。由此可見三地門鄉的地理優勢，是發展觀光的一大助力。

徳文村有4個部落，圖為其一的Tjukuvulj徳文部落入口意象。





進入德文村後的第一個映入眼簾的便是德萊公園，除了可以眺望美麗的山景，還可至咖啡廣場品嚐在地的好滋味。

從前是由政府由上而下地主導三地門鄉的觀光方針，隨著原住民族權利運動的浪潮、觀光思維的轉變，以及對國家力量的反思，族人開始對觀光帶來的環境髒亂、商業利益糾紛、文化消費等負面衝擊提出反動，試圖改變過往國家導向的經濟發展力量。



2000年起，三地門鄉被納入茂林國家風景區的範疇，一鄉一特產（OTOP）等產業政策導入後，政府觀光方針與觸角更是逐步深植三地門鄉，而此過程不僅形塑了屏北原住民族地區觀光圈的雛形，也帶動文化傳播和文創經濟的效益。

然而，這一股由上而下的觀光導向，隨著原住民族權利運動的浪潮、觀光思維的轉變，以及對國家力量的反思，族人開始對觀光帶來的環境髒亂、商業利益糾紛、文化消費等負面衝擊提出反動，試圖改變過往國家導向的經濟發展力量，並企圖藉著這一股基層的動能，找回在地對於觀光發展的詮釋權。於是，從2000年起，一連串在地社群組織和民間跨部落產業團體如雨後春筍般興起，為三地門鄉的觀光產業注入新的活力。

### 開啟生態旅遊的第一步：德文村

然而，近年的氣候變遷重創部落觀光產業，觸動在地社群對於環境與產業均衡發展的反思。2009年的莫拉克風災，更使鄉內有志之士開始構思能夠結合部落生態、生計與生活的觀光路線，這也促使三地門鄉觀光史中一直處於邊陲的德文村有了新的契機。

德文村內共有4個部落：上北巴巷（排灣族）、下北巴巷（排灣族）、德文巷（排灣族）、相助巷（魯凱族）。雖然境內有諸多著名景點，人文生態資源亦相當厚實，但在早期觀光發展歷程中並未受到重視，居民過去多半仰賴農耕與外地工作維生。

來自德文村的高忠正大哥提及，雖然復耕和推廣德文咖啡多年（德文咖啡於日本時代曾做為日人外銷之用，國府時期曾因飲食習慣不同，未流行咖啡文化而沒落），但在族人沒有





培育部落觀光人才的主要目的是：「讓部落自己說話」。由耆老負責講述傳授在地文化與知識，中生代負責承接文化技能與世代轉譯，而青年則專注於語言文化學習，這種世代合作學習的方式，也將強化在地的話語權。因此創造有利青年返鄉的環境，是部落永續發展的關鍵。



共識、也未有相關單位和團體整合的狀況下，僅靠著德文咖啡的單品行銷，很難帶動部落穩定發展，且恐因為商業利益而產生內部紛爭。地磨兒文化產業藝術協會的施秀菊老師對此亦表示，過去大家各自努力的觀光推展已經走到一個瓶頸，在災後更凸顯出部落內部整合、以及跨部落相互串聯的必要性。因此自2010年起，協會透過政府推動的培力就業計畫，在德文地區進行部落觀光人才培力，同時在屏東科技大學陳美惠老師團隊的協力與陪伴下，德文村開展了生態旅遊的第一步——生態解說員的訓練。

#### 部落觀光人才培力：生態解說員訓練

施秀菊老師表示，培育人才的主要目的是：「讓部落自己說話」。耆老負責講述傳授在地文化與知識，中生代負責承接文化技能與世代轉譯，而青年則專注於語言文化學習，並藉著電腦、網路等資訊工具，更有效率地將部落的故事和養分得以保存、發揚，而這種世代合作學習的方式，也將強化在地的話語權。

參與培力過程的高忠正大哥提及，培訓人員除了要接受一般正規解說員的訓練，更要時常走入部落，採集、學習部落文化與生態智慧，以及訪談技巧和田野實務課程。歷時4年，目前已發展出一套德文咖啡種植—製作—品嚐的體驗流程，並以獵人生態步道的探索為主，輔以部落巡禮、技藝學習、風味餐享用，配合部落傳統農特產文創品行銷的套裝行程，故累積不少田野資料能量。此外，部落近期也將接受



三地國小德文分校也融入在地產業咖啡，做為孩子的文化學習課程。



具有百年歷史的德文國小，除了有豐富的生態資源，更結合在地文化及產業做為課程，從小培養孩子對部落的認同。

正式解說員的認證考試，厚實在地品牌的基礎，並期待成立德文在地的產業整合協會，完整組織建構和內部充實，誘發更多青年投入社區事務，使德文村的生態、生產和生活皆能全面永續。

### 產業發展的挑戰與契機

談到三地門鄉觀光產業的挑戰，受訪者皆首先提出執政者的態度和政策連貫性的問題，指出政策或計畫執行斷裂，以及公部門的考核、評估機制，都深深影響部落推展觀光事務的能量，也是對部落的撕裂和傷害。再者，不適宜的法令應盡速修正，政府應遵守「原基法」的規範，並尊重原住民族傳統慣習，瞭解在地的歷史文化脈絡，承認原住民族知識是一套有用的知識，而不是一味地透過主流價值和法令「教育」族人，且限制在地文化行為和發展性。第三，從三地門鄉的基礎建設和產業培植的投注，發現過去的產業發展上有明顯的空間失衡，特別是地處偏遠的部落，不但因此造成當地人才的流失，也可能引發整體產值低落的狀況，故需重新調配各部落特色及特產的經

營策略，並積極改善交通與道路問題。第四，主動創造有利青年返鄉的環境，目前較積極參與部落產業組織的族人，仍以中壯年為主，雖有部分青年回鄉，但仍抱持著觀望的態度；然而，青年的創造力、資訊力是部落永續發展的關鍵，因此部落和政府應協力創造友善的青年返鄉機會，此為當前部落的整體規劃中亟需深刻關注的部分。

最後，針對部落觀光產業的發展，高忠正大哥提出應

「找回部落互助共享的精神」，無論是何種形式的產業發展成就，都是取之於我們的部落和土地，因此應發展出屬於部落自主的互助基金或回饋機制，這些果實才會因分享而使得更多人受惠，對於政府和計畫也不應過度依賴，部落也才能不斷進步，拿回在地文化、生活和經濟的主權。

由德文村觀光產業的經驗，回頭看三地門鄉觀光產業的發展，不難發現國家力量、氣候變遷、貨幣經濟等，是如何影響著現今的原住民族部落，也看到了在地族人如何主動出擊，回應這些影響和衝擊，以自身的文化傳統、生態智慧，以及反思在地主體性的意識與行動，找到適合原鄉在地文化與產業共榮的契機。◆



### 陳堯

魯凱族，屏東縣三地門鄉三地村人，家族來自好茶部落。現就讀政治大學民族學系碩士班。研究主題為民族教育、民族認同與當代議題。